

# 目 录

## 专题研究

- “对言语法”述要 ..... 沈家煊 / (3)
- 言谈互动中参与者在构建抱怨故事和趣味故事高潮时情感性的呈现：基于  
互动语言学的分析和比较  
..... Margret Selting 著 方迪 田婷 译 / (29)
- 互动语言学视角下小句联合的跨语言研究  
..... Ritva Laury Tsuyoshi Ono / (64)
- 汉语会话中的分类行为及其互动意义初探 ..... 陶红印 / (108)
- 会话交际中的复合式单位：投射与预期完成 ..... 张惟 彭欣 / (124)
- 口语对话中的句法合作共建研究 ..... 关越 方梅 / (147)
- 合作还是抵抗：汉语自然会话中的话语交叠  
..... 李先银 石梦侃 / (176)
- 人称代词移指的互动与语用机制 ..... 完权 / (198)
- 汉语口语用于句中的“呢”和“啊” ..... 刘娅琼 / (217)
- 汉语自然口语会话中的信息回应标记“真的(吗/啊)”  
..... 张文贤 / (233)
- “管……呢”否定义的来源 ..... 高增霞 / (252)
- “来着”的认识定位与情态功能 ..... 饶宏泉 / (267)
- 反问句的韵律表达及其互动特征  
..... 陈玉东 岳炎炎 崔哲 王博晓 孙鑫 / (286)

## 1. 什么是“对言语法”

“对”字在汉语里代表一个综合概念，包含的义项有：对话，对答，应对（dialogue, answer, reply, response）；相对，对于，反对（to face, against, be directed at, opposite）；对待，对付（treat, cope with, in dealings with）；比对，核对，对得上（compare, match, check）；对错的“对”，正确，对头（correct, right, normal）；对称，对应，对仗，对子（symmetry, parallelism, correspondence, pair, coupling, couplet）。

一个“对”字，英语的相应表达各种词性都有，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介词、副词。重要的是，这些义项以对话义为基点（《说文》：“对，靡无方也。”），由此扩展衍生，形成一个辐射型的纵横交错的语义网络，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把人、自然、社会、语言诸要素融为一体，不能割裂，割裂就破坏了它的整体性。英语里找不出一个对应的词来表示，只能以“对”（*dui*）称之。

要而言之，“对言”既指对话活动（dialogue），又指对耦表达（parallel expressions）。对耦表达既植根于对话活动，又象征对话活动的合作与互动。在英语中也找不出一个对应的词来，所以只能以“对言”称之，“对言语法”叫 *dui-speech grammar*。

近年来“认知语言学”把研究的重点转向社会认知，与“互动语言学”交汇，共同关注在对话和互动的情景中如何协同行动和相互理解。认知语言学杂志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14 年刊发了一个专号，主题是“对话共鸣：激活跨语句的相似性”，其中有主持者之一 Du Bois 的“对话句法”（dialogic syntax）一文，文中提出的核心概念“对耦”（parallelism）和“共鸣”（resonance），是指对话中乙方选择性地重复甲方刚说过的话，催化激活双方话语之间的亲和性（affinity），当甲方意识到双方话语的对应或平行后，就会推导其中的含义，不仅实现相互理解，还产生情绪上的和谐共振，“将心比心，心心相印”。对话中的模仿重复也是儿童习得语言、成人学习外语时最基本、最常见的方法，叫作“对话自展”（dialogic bootstrapping），即从日常对话中提炼重复样本，从而建立模型，帮助学习。

对话的重复和对应不仅是词汇的、句式的，还是韵律的、语调的，都起到增进互动、引发共鸣的作用。对话的“共鸣原则”与“合作原则”“礼貌原则”一样都是普遍适用的语用原则。对话的选择性重复还是影响语言系统演变的一个关键驱动力。总之，“对话句法”超越“线性句法”，试图揭示一种更高层次的对称耦

合结构 (structural coupling)。下面二例均转引自 Du Bois (2014) 一文。一例是妻子 Joanne 在批评自己的母亲后转向自己的丈夫 Ken 说：

Joanne: It's kind of like ^you Ken. (有点儿像 ' 你呢, 凯恩。)

(0.8)

Ken: That's not at ^all like me Joanne. (' 完全不像我, 裘娜。)

双方说的话有一种“镜式结构映射”，代词主语对代词主语，系词谓语对系词谓语，副词性成分对副词性成分，代词宾语对代词宾语，称呼对称呼，甚至连句末的语调也对应，这种形式的对应象征意义的对应，从而产生夫妻之间的情感共鸣。另一例是 J 和 L 谈起某人的健康状况 ([ ] 表示时间上交叠)：

J: yet he's still ^healthy.

He reminds me [of my ^brother].

→ L: [He's still walking] ^around.

I don't know how ^healthy he is.

L 说的 he's still walking around (他还能走动) 跟 J 说的 he's still healthy (他还挺硬朗) 虽然用词有别，但保持结构对应，意义不相悖，也说明“形式上的平行很可能意义上也平行”。

这个研究方向突破西方传统的句法研究，意义重大，但是“对话句法”的构建还处于起步阶段 (刘兴兵, 2015)。从上面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这种“对话句法”对平行结构的分析主要依靠英语语料，还没有完全超越主谓结构，也没有深入考察对话的平行结构跟独白语篇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有它的局限性。从汉语来看，“对”这个概念既指对话又指对偶，对话的平行对称直接反映在语篇的构造上，而且大大超出主谓结构的范围，因此研究汉语的“对言语法”和“对言格式”有广阔的前景和重要的意义。

对言语法植根于对话，以对言格式为主干。它是汉语的组织运行之大法，也叫“大语法”，在三个方面超越主谓结构：一，贯通字、句、章、篇，以篇为归宿，不像印欧语语法到句子 (单句复句) 为止；二，综合语音、语法 (狭义)、语义、语用，以用为目的，不是印欧语以语形为主的词法句法；三，传情和达意融为一体，意义不仅是用句子表达命题，还是意图和情绪的传递。概括起来说，对言语法 (大语法) 是：字句章篇贯通，音形义用一体，传情达意不二。

## 2. 对话的合作共建

对话是一项合作共建的活动，“对话”是“对应着说话”。最基本最典型的对应说话方式是重复，乙的话轮重复或部分重复甲的话轮。举例来说，当甲听到乙对他说“你好”时，甲知道乙这么说的动机和情绪与自己对别人说“你好”的动机和情绪是对等的；当甲对乙回应一个“你好”时，甲相信乙也同样知道自己这么说的动机和情绪，相同的语言形式传递相同的意义，于是双方达到互相沟通和情绪共振。两个生意人对话，甲说“生意不好做”，乙回应“生意不好做”，由此形成感受和情绪宣泄的共鸣。劳动号子的呼与应，“嗨哟”对“嗨哟”，更是如此。语言的基本使用形态是对话，“轮番说话”和“相同的理解”是对话的基本条件。从语言的个体发生看，母亲教婴儿叫“妈妈”，婴儿模仿她的口型唇势和声音腔调，回应“妈——妈”，这就是婴儿学会的第一句话。

相同的理解有神经生理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末期，意大利科学家吉亚卡莫·里佐拉蒂发现，猴子脑中有一种镜像神经元，猴子在自己抓取食物时产生反应（放电），在观看实验者抓取食物时也产生同样的反应。后续的研究证实，这些镜像神经细胞可以帮助猴子在看到别人的动作时，在脑中重现相同的动作，就像是自己在做这个动作一样。这种“感同身受”的神经细胞不只存在于猴子脑中，在人类脑中的许多区域也陆续被发现。正是因为具备这种对称反映外在世界的神经元，我们才能够体会他人的心思，借助模仿与沟通，从而将生存技能及生活经验通过模仿学习而传承下去。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使我们对于大脑如何实现社交互动的功能有了新层面的认识，是神经科学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它对神经科学的影响就像DNA的发现对生命科学的影响一样巨大。原始语言是在镜像神经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对话特别是重复对话对出来的。

通过重复来合作共建，这在汉语对话里十分常见，方式多样。反问式重复直接造就汉语常见的一种独白的对耦句式，前后疑问词重复对举：

甲：谁请客？	甲：你为什么讨厌她？
乙：谁有钱？	乙：你为什么喜欢她？
→ 谁有钱谁请客。	→ 你为什么喜欢她，我就为什么讨厌她。

有一种部分重复叫“接话头”，也是汉语很常见、很重要的形式，例如：

甲：他还是研究生呢。	甲：老王没来，他病了。
------------	-------------

乙：研究生又怎么啦？

乙：病了也该请个假呀。

语篇中的“链式话题结构”，如“他是研究生，研究生也不怎么样”，“老王病了，病了也该请个假呀”就是这么直接生成的。接话头其实是“引用”对方刚说的话，对话充满引语，甲的话一出口，就成为乙引用的话题，由此形成汉语常见的多种重复型话题句，仅举三种如下：

a. 抱怨也抱怨得对。 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b. 演技演技不行，口碑口碑不行。

c. 躲什么躲！好什么好！

语言中表示负面评价，包括反问，有许多规约化的表达方式（李宇凤，2010；方梅，2017），也来自引用性的回应，例如“高兴什么呀”“还研究生呢”“怎么不讲理啦”等。汉语方言中这种表达程式十分丰富，如湖南永州方言：

甲：你女崽<sub>女儿</sub>蛮听话。

甲：我认得他。

乙：听话的话。

乙：你认得蛮多。

“X的话”和“X蛮多”两种格式，其中X是引语，做否定性应答，“听话的话”是一点儿不听话的意思，“你认得蛮多”是你根本不认得的意思。为什么现代汉语里“好容易 = 好不容易”，“好不热闹 = 好热闹”？双音否定副词“好不”是如何形成的？这也跟引用重复有关，甲说“很不容易呢”，乙引用并反说“好容易呀”，详细参看沈家煊（1999）7.2节，这证明对话的引用重复是影响语言演变的一个关键动因。最近频繁出现的“被自杀”之类的说法，就来自对话的引语，是对话的引用重复引起强烈情感共振的好例子：

警察 你父亲是自杀的。

某女 我父亲是被自杀。

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合作共建是续补。乙的接续话轮是对甲话轮的简短补充，汉语的这种结构比英语自由得多，例如：

甲：他简直没规矩。

甲：累死了。

乙：越来越。

乙：我也是。

→ 他简直没规矩，越来越。

→ 累死了，我也是。

合成一个整句后，如果按西方语法的主谓结构来分析就成了“倒装句”，然而对话

中的话轮大多是零句，汉语以零句为根本，谈不上什么倒装。陆镜光（2004）从对话的话轮交替着眼，将这类句子定性为“延伸句”，延伸句就是汉语的流水句。关于汉语流水句的各种特性，参看沈家煊（2012）和许立群（2018）。

一种比较特殊的续补情形是，甲好像一句话没有说完，或者是一时想不起下面的言辞，或者是一口气接不上来，由乙帮着甲说完，Lerner（1991）称之为“行进中的句子”（sentence-in-progress），这种句子也有它的“句法”，例如：

甲：演三妹的那个演员叫……	甲：我当时实在是气得……
乙：叫练素梅。	乙：你就动手打人了？
甲：对，演三妹的那个叫练素梅。	甲：对，我实在是气得就动手了。

甲可以在乙的接续语之后回应一个“对”，意思是“对接上了”。这种情形各种语言都有，下面是英语的例子：

Marsha: .hh It's just (0.8) 这根本就（停顿 0.8 秒）

Madeline: no:t possible.=h.uh? 不可能吗？

（转引自 Couper-Kuhlen & Selting, 2018: 38, 有简化）

有的从事会话分析的研究者说，这是 Marsha 和 Madeline 二人共建一个话轮，这一说法是囿于英语的句子观念，认定“*It's just not possible*”才构成一个主谓齐全的句子。就汉语而言，零句是根本，所以不是二人合成一个话轮，是一人一个话轮，合成的独白句“这根本就，不可能吗”逗号在中间也就不足为怪。汉语话轮的构建不是以小句（*clause*）为基本单位，而是以零句为基本单位，详细参看完权（2018）。然而“共建”这个概念确实十分重要，对话本来是一种合作活动，双方共建的不是话轮，也不是句子或小句，而是话轮的交替、对话的顺畅进行。Auer（1992）发现在英语口语中划分句子很困难，因为实际口语是不断向右延伸的，可称之为“永不结束的句子”（*neverending sentence*），因此从韵律角度，如语调组、呼吸群这些概念出发来界定句子更具可行性。“永不结束的句子”在汉语里就是流水句，重要的是，流水句不仅是汉语口语的型式，而且是汉语书面语的型式。流水句的断连性跟话轮的动态共建是一致的。

进一步观察有一个重要发现，实际对话经常出现由三个话轮合成的三联组，头和尾当中的那个话轮有应答和引发的双重作用，见 Goffman（1976）、Coulthard（1977）。例如：

{ —甲 <sub>1</sub> 老师：这个字（落）怎么念？ —乙 <sub>1/2</sub> 学生：念 là。 —甲 <sub>2</sub> 老师：回答得对。	{ —甲 <sub>1</sub> 访客：有人在家吗？ —乙 <sub>1/2</sub> 主人：（开门） —甲 <sub>2</sub> 访客：哦，在家呢。
--	--

左边的对话，学生对提问的回答又引发老师对回答的反馈，这个反馈不可缺失，学生期待这个反馈。右边的对话，主人来开门（行为本身就是应答），访客甲<sub>2</sub>的话似乎多余，其实不然，呼唤理应说明呼唤的原因，答应呼唤的人期待这样的说明。有一种常见的三联组是反馈语重复开头的引发语，例如：

{ —甲 <sub>1</sub> 小贩：七块钱一斤。 —乙 <sub>1/2</sub> 顾客：多少钱一斤？ —甲 <sub>2</sub> 小贩：七块。	{ —甲 <sub>1</sub> 主：喝点儿。 —乙 <sub>1/2</sub> 客：啤酒吧？ —甲 <sub>2</sub> 主：喝点儿。（倒酒）
---	---

左边的对话，顾客也许没有听清，也许对小贩的报价有疑惑，乙的话既是对甲<sub>1</sub>的接续反应，又是在要求对方重复报价，由此引发甲<sub>2</sub>的反馈，如果小贩不做这个反馈，买卖必定告吹。右边的对话，主对客的提问的反馈甲<sub>2</sub>也是重复甲<sub>1</sub>，也许是肯定答复，也许是不要管啤酒白酒都喝点儿的意思。这种对话重复直接造成语篇中的首尾重复句：

喝点儿啤酒，喝点儿。  
雾霾，不跑了，雾霾。  
漂亮，你干的，真漂亮。

这表明对话具有递系性和链接性，以对话的结束部分最常见的四话轮组合为例：

A<sub>1</sub> Okay. 好吧。  
B<sub>1</sub> Okay. 好吧。  
A<sub>2</sub> Bye. 再见。  
B<sub>2</sub> Bye. 再见。

（转引自 Levinson, 1983: 325）

这是重复型的“二二”式，四个话轮起承转合，其中 A<sub>1</sub> 的 Okay 是起问对方还有没有其他的话要说，B<sub>1</sub> 承接回应 Okay 是表示可以结束对话了，于是引发 A<sub>2</sub> 转而言说 Bye，B<sub>2</sub> 再对这个引发做出回应，闭合对话。注意这里不仅有两个 AB 对（是重言“好吧好吧”“再见再见”的来源），还有当中 B<sub>1</sub>A<sub>2</sub> 这个链接对（上下句“好吧，

再见”的来源)起承上启下的作用。这样,对话的基本单位,邻接对(adjacency pair)和三联组可以统一起来,三联组可视为两个毗邻邻接对的一种常见变体:

A <sub>1</sub> Okay. 好吧。		A <sub>1</sub> Okay. 好吧。
B <sub>1</sub> Okay. 好吧。	或	B <sub>1</sub> Bye. 再见。
A <sub>2</sub> Bye. 再见。		A <sub>2</sub> Bye. 再见。

对话的这个结构特性对认识独白语篇的结构很重要。汉语流水句的连接性就是源自对话的连接性,例如剧本《龙须沟》中的一个三联组(沈家煊,1989):

甲<sub>1</sub> 巡长:总得抓剂药吃!.....  
 乙<sub>1/2</sub> 二春:不要紧,有我侍候他呢!  
 甲<sub>2</sub> 巡长:那也耽误作活呀!

注意中间二春话轮的句末助词“呢”,它有承上和启下的双重作用:针对巡长甲<sub>1</sub>的话指明事实“有我侍候他”,同时发问“那还要看病抓药吗”。这个对话三联组变换成独白的流水句就是:

总得抓剂药吃,有我侍候他呢,那也耽误作活呀!

中间小句也有承上和启下的双重作用,三联组实为两个邻接对的叠连。

对话中还有一种套嵌对值得注意。例如:

—	甲 <sub>1</sub>	女儿:我看会儿电视行吗?
—	乙 <sub>2</sub>	爸爸:作业都做完了?
—	甲 <sub>3</sub>	女儿:做完了能看吗?
—	乙 <sub>3</sub>	爸爸:能看一会儿。
—	甲 <sub>2</sub>	女儿:还有口算。
—	乙 <sub>1</sub>	爸爸:练完口算再看。

这种套嵌对层层内嵌,一个对套一个对,[甲<sub>1</sub>[乙<sub>2</sub>(甲<sub>3</sub>—乙<sub>3</sub>)甲<sub>2</sub>]乙<sub>1</sub>],可看作邻接对的对称放大,中间的邻接对以及每个话轮仍然起承上启下的链接作用。这表明对话确实是双方意图的传递和理解,如果不从意图出发去分析,是看不出这个结构型式的。更重要的是,这种对话邻接对的套嵌也是一种结构的递归(recursion),属于非线性的对称结构递归。



### 3. 对言“明义完形”

印欧语是主语加谓语表达一个完整的意义，才算形式完好；汉语是“对着说”的对言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生出一个新的意思，才算形式完好，无对不明义，无对不成言。

对言明义传统叫互文见义，简称互文，过去认为是古诗文常采用的一种修辞手法，一般解释为“参互成文，含而见文”。例如：

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孔雀东南飞》）

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史记·项羽本纪》）

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诸葛亮《出师表》）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刘希夷《有所思》）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岳阳楼记》）

这是句间互文，也有句内互文：

秦时明月汉时关。（王昌龄《出塞》）

烟笼寒水月笼沙。（杜牧《泊秦淮》）

主人下马客在船。（白居易《琵琶行》）

白居易《琵琶行》一句，意思是主人客人一起下马在船，不然就说不通。还有隔句互文：

十旬休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王勃《滕王阁序》）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曹操《观沧海》）

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冈；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金庸《倚天屠龙记》九阳真经口诀）

句内、句间、隔句都能互文，这是汉语流水句的断连性决定的。然而互文并不限于古诗文，汉语中有大量的互文四字语，这些互文四字语是最常见、最稳定的互文形式：

男欢女爱 阴差阳错 天长地久 唉声叹气 抱残守缺 捕风捉影  
藏垢纳污 称兄道弟 处心积虑 颠来倒去 一干二净 翻天覆地  
改头换面 高谈阔论 横冲直撞 节衣缩食 家喻户晓 三心二意

七上八下 开口闭口 是非曲直 欢天喜地 千真万确 思前想后  
 隔三岔五 指手画脚 手舞足蹈 劈头盖脸 有头有脸 街头巷尾  
 挤眉弄眼 油嘴滑舌 撕心裂肺 袒胸露背 你来我往 山南海北  
 山穷水尽 酸儿辣女 惹是生非 不折不扣 不痛不痒 大吹大擂  
 忽明忽暗 患得患失 昏头昏脑 一唱一和 碍手碍脚 何去何从

互文四字语能产性极强，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创造的有“风情月债、女怨男痴、歪心邪意、抖肠搜肺、灸胃扇肝、喷酒供饭、国贼禄蠹”等等，新中国成立后新创的有“深耕细作、兴无灭资、学懂弄通、大干快上、赶英超美”等等（郭绍虞，1979：673，681），又如最近餐馆开展“明灶亮厨”活动，公安实施“扫黄除黑”行动，医院诊室门外张贴“一医一患”告示。大量的俗语、谚语、惯用语是口头常说的互文，如“来无影，去无踪；走一步，看一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吹吹拍拍，拉拉扯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鸟无头不飞，蛇无头不行”等等。

狭义的互文是上下文里有部分可以互换的词。“天不怕，地不怕”，“天”和“地”可以互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翻”和“覆”、“云”和“雨”都可以互换。广义的互文没有这个限制，例如“人向上走，水向下流”，没有词可以互换，但是仍然是两句合在一起表达一个意思，或强调一个意思，单说其中一句意思不明或不显，这样的四字语也多不胜数，如“妖魔鬼怪、风花雪月、正大光明、盘旋曲折、花花草草、清清白白、哭哭啼啼”等。广义互文是上文含有下文的全部、下文含有上文的全部，是更常见的互文，我们称之为“对言”或“对言明义”；狭义互文是对言的一种。传统所说的“互文”应该做宽泛的理解，看作汉语的一种结构性特征。有的对言是正反对，如“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有的对言是类比对，如“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有的对言是同义反复，如“无的放矢，不看对象；空话连篇，言之无物”。

对言不仅打破单位大小的界限、打破词类词性的界限，而且超越主谓、偏正、动宾（补）、联合等各种结构关系的界限，以四字语为例（陆志韦，1956）：

主谓 门当户对 身微言轻 男盗女娼 朝三暮四 热胀冷缩 知难行易  
 动宾 开宗明义 设身处地 颠三倒四 说长论短 驾轻就熟 连踢带打  
 动补 看透想穿 洗净刷白 吃好玩好 吃饱喝足 输入输出 跑偏走歪  
 定中 狼心狗肺 半斤八两 铜墙铁壁 来龙去脉 嬉皮笑脸 花言巧语

状中 胡思乱想 轻描淡写 分割围歼 老奸巨猾 屡战屡败 死缠烂打  
联合 牛鬼蛇神 风花雪月 吹拉弹唱 花花草草 吹吹拍拍 红红绿绿

只要成对而言，结构关系是什么不重要，也说不大清楚，例如：

赶尽杀绝 打净捞干 颠三倒四 标新立异 隐恶扬善  
枪林弹雨 落花流水 油光水滑 狼吞虎咽 里应外合

上一行像是动宾或动补关系，下一行像是偏正关系，但是都按主谓关系解读也说得通（赶要尽杀要绝，枪如林弹如雨），因为汉语的动词可以自由做主语，谓语的词性类型不受限制。用印欧语的句法结构规则来分析，四字语就会被肢解得支离破碎，很难掌握它的规律。

重叠式是最简单、最基本的对言，叫重叠式对言。互文四字语中有许多跟四字重叠式十分接近，是四字重叠式的变异形式，例如“干干玩玩”是重叠式，“边干边玩”就是互文四字语了。例如：

蹦蹦跳跳 活蹦乱跳 一蹦一跳 又蹦又跳 连蹦带跳  
长长短短 你长我短 问长问短 有长有短 取长补短  
说说笑笑 有说有笑 又说又笑 未说先笑 连说带笑  
干干净净 一干二净 不干不净 半干半净 盘干碗净  
花花草草 红花绿草 拈花惹草 弄花弄草 花败草枯

每行头一例是重叠式，后边是互文四字语，都是互文见义，表现一种摹状的生动义、语气义。重叠和重复有区别，但是也没有明确的分界，重复也是互文：

吃着吃着就倒下了。（重复）  
吃着喝着就倒下了。（互文）  
再忍一会儿，再忍一会儿。（重复）  
再忍一会儿，再挺一会儿。（互文）  
不带啥不带啥也捆了个大行李。（重复）  
不带这不带那也捆了个大行李。（互文）

重叠和重复统称重言，重言生义，生出小称义〔“吃饭饭、穿鞋鞋”（大人教小孩儿说话）〕、遍称义（“个个、回回、张张”）、尝试义（“写写、练习练习”）、

## 学科动态

### 会话分析和汉语话语研究

- 新方法、新语料、新发现 ..... 陆镜光 / (321)
- 多模态互动与汉语多模态互动研究 ..... 李晓婷 / (342)
- 互动语言学视角的评价研究 ..... 方迪 / (366)
- 疑问的互动语言学视角研究 ..... 谢心阳 / (393)
- 汉语话语标记研究综述 ..... 田婷 谢心阳 / (409)

## 新作推介

### 交际互动、社会行为和对会话序列位置敏感的语法

——《日常言谈中的语法：如何构建回应行为》述评

..... 乐耀 / (431)

### 附录 1 第三届互动语言学与汉语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语言大学

举行 ..... (453)

附录 2 会议论文目录 ..... (455)

# Contents

A Bird's-Eye View of <i>Dui</i> -Speech Grammar .....	<i>Shen Jiaxuan</i> / ( 3 )
Participants' Practices of Displaying Affectivit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limaxes of Complaint and Amusing Stories in Talk-in-Interaction: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 Analyses and Comparison .....	<i>Margret Selting</i> / ( 29 )
Clause Combining in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	<i>Ritva Laury Tsuyoshi Ono</i> / ( 64 )
Some Interactive Functions of Categorizing Activities in Mandarin Conversation .....	<i>Tao Hongyin</i> / ( 108 )
Compound Units in Conversation: Projection and Anticipatory Completion .....	<i>Zhang Wei Peng Xin</i> / ( 124 )
A Review of Studies of the Collaborative Construction in Conversations .....	<i>Guan Yue Fang Mei</i> / ( 147 )
Collaboration or Resistance: Overlap in Chinese Natural Conversation .....	<i>Li Xianyin Shi Mengkan</i> / ( 176 )
The Interactive and Usage-based Mechanism of Person Shift .....	<i>Wan Quan</i> / ( 198 )
On Mid-sentence Particles 'ne' and 'a' in Spoken Chinese .....	<i>Liu Yaqiong</i> / ( 217 )
The Information Response Token ' <i>Zhende (ma/a)</i> ' in Chinese Spontaneous Conversation .....	<i>Zhang Wenxian</i> / ( 233 )

- On the Source of the Negative Meaning of ‘*Guan...Ne*’  
..... *Gao Zengxia* / ( 252 )
- The Epistemic Position and Modal Function of ‘*Laizhe*’  
..... *Rao Hongquan* / ( 267 )
- The Prosodic Expression and Intera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Rhetorical Questions  
..... *Chen Yudong Yue Yanyan Cui Zhe Wang Boxiao Sun Xin* / ( 286 )
- Conversation Analysis and Chinese Discourse: New Method, New Data,  
New Insights ..... *Kang Kwong Luke* / ( 321 )
- Multimodal Interaction and Multimodal Analysis of Chinese Interaction  
..... *Li Xiaoting* / ( 342 )
- Researches on Assessment from the Interactional Perspective  
..... *Fang Di* / ( 366 )
- Questions—From an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 Perspective  
..... *Xie Xinyang* / ( 393 )
-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Chinese Discourse Markers  
..... *Tian Ting Xie Xinyang* / ( 409 )
- Conversational Interaction, Social Action and Positionally Sensitive Grammar:  
*A Review of Grammar in Everyday Talk: Building Responsive Actions*  
..... *Yue Yao* / ( 431 )